









東山志卷之四

南宋齊梁陳

人物

謝密字弘微正西中郎萬之曾孫尚書僕射景仁從子也祖韶  
車騎司馬父恩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童幼時精  
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恩曰此  
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  
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屢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





之游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如微子吾無間然又  
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  
讌之餘為韻語以獎勵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  
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儻若能  
去方執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儻質勝誠無文  
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標蘭訊直轡鮮不躋抑用解  
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數  
乎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齋知此外無解慎靈運瞻等

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人有問弘微於約曰簡而不  
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官至  
員外散騎侍郎瑯琊王大司馬恭軍混見誅混當晉陵公主  
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  
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  
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  
主降封東鄉君以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  
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



鄉君嘆曰僕射生平重此 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性  
嚴正舉止必修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之母歸宗  
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  
所又會稽吳興琅琊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數百  
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奴僕應屬弘微一不  
取自以私祿營葬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三文帝歎息甚至謂  
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  
責也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子莊

謝惠連方明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忽夢見惠  
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又為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  
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官至司  
徒年三十七卒弟惠宣任臨川太守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  
精墳籍何充庾冰並稱沉有史才撰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  
卷

謝眺緯子也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為齊隨王子隆



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好辭賦眺尤被賞官至尚書吏部郎  
眺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眺子謨  
尚梁武帝第二女永世公主

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詔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  
謂殷景仁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北時南平王鑠獻鸚鵡  
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表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  
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  
隱其賦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

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之莊  
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  
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玄謨  
為雙聲礮礪為疊韻其捷速如此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為  
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時孝武出行  
夜還勅開門莊居守以縈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後  
容曰卿欲效鄧君章耶對曰臣聞菟廵有度郊祀有節盤干  
游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往



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官至潯陽王師加中書令散騎  
常侍 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率贈右光祿大夫  
謚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于世五子颺肱顯從瀾颺位  
晉平太守女為順帝皇后

謝超宗隨父鳳嶺南元嘉末得還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超宗  
嘗作殷淑儀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  
運復出後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  
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儵驚跳下車超宗拊掌笑曰  
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露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  
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  
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  
士前後謂言稍布朝野竟以罪廢

謝璟少與從叔眺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  
預焉梁天監中官至左乃尚書

謝朓字敬冲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  
使朓命篇攬筆便就琅瑯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



為後來特達宋明帝嘗敕朏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道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此至尊至陽蕭鸞欲篡位引與參籌策朏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時朏內園止足且實避事至郡釀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瀾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子諼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廢黜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畱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官至侍中左光祿大夫謚曰靖

謝顥字仁悠朏弟也少簡靜言辭清麗容儀端雅齊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為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官至北中郎長史

謝瀾字義潔顥弟也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瀾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事寢性甚敏瞻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瀾瀾與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瀾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詵以兵臨之瀾曰天下事公卿處



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懼人官至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

謝幾卿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舊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十餘日裁能言居父憂哀毀過禮年十二召補國子生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已者輒罵之退無所言官至左丞僕射省轉左光祿長史丞文集行於世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丞子藻孤幼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謝微璟字也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稱焉又為臨安侯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書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乳休源及微三人與議微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後卒於北中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



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謝諲，肫次子也。諲不長，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右光祿大夫。

謝覽，瀾子也。字景滌，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意氣剛雅，瞻視聰明。梁武帝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休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嘗受敕與侍中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後。拜吏部尚書，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率於官贈中書令。

謝舉覽弟也。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途者也。」歷位左、右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瀾兄覽，並經此職。前代少比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太清二年，遷尚書令，率於內臺上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儀表。父著公望，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捨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有文集二十卷子。」

謝蘭，字希如，太傅安石之後。父經，北中郎諮議參軍。蘭五歲時



父未食乳媪欲命先飯藺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  
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稍授以經史  
過目能諷誦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時甘露降士林  
館藺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  
奉詔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  
藺母既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藺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  
列馬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耳眼口  
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千篇官  
至散騎常侍子貞

謝括諱子也字穎豫美風儀舉止蘊藉襟情豁朗為士君子所  
重仕梁至廣陵太守侯景之亂因寓居焉仕陳歷吏部尚書  
中書令侍中司徒左長史卒謚康

謝儵舉兄子也字國美父玄大梁侍中儵素貴嘗一朝無食其  
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  
年卒集十卷長子偉儵弟札寧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  
諮議先儵卒



謝嘏字含茂舉子也風神清雅頗善屬文仕梁為太子中庶子  
建安太守歷侍中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謚曰先有文集行於  
世子繼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位尚書僕射

謝真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苦風眩每不能飲食真  
時年七歲祖母不食真亦不食官至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子  
靖字依仁

東山志卷之五

隋

人物

謝傑按歙黃山敬宗處士家乘著公系出會稽諱啓公之後啓  
親會稽派曰偉者實為伯仲公於隋文帝仁壽元年春仕歙  
州教授是夏有詔天下州縣之學盡廢公知不久經世變乃  
託山水之好遂占籍城西中鵠鄉曰琶塘而居焉



東山志卷之六

唐

人物

謝叔方雍州萬年人也本陳雷裔初從巢刺王元吉征討數有戰功元吉奏授屈咥直府左軍騎太宗誅隱太子及元吉於玄武門叔方率府兵與馮立合軍拒戰於北闕下殺敬君弘呂世衡太宗兵不振奏府護軍尉遲敬德傳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號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義士也命釋之歷遷



西伊二州刺史善綏邊鎮古戎愛而敬之如事嚴父貞觀末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洪廣二州都督永徽中卒

僧皎然字清晝靈運十世孫也戒行澄徹有詩集名于世

東山志卷之七

五代

人物

謝銓居會稽指之後仕南唐官至銀青光祿大夫金吾大將軍

李氏以國歸宋銓守義挈家遁居徽州之祁門士論高之至

於我大明若謝潤由國子生中謝一夔榜進士謝鑿由國

子生中王華榜進士謝霖中楊維聰榜進士謝應龍中姚涑

榜進士皆其一派之子姓也



宋

人物

謝泌字宗源晉太傅安一十七世孫移居新安之歙縣少好學  
有志操賈黃中知宣州一見奇之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解褐  
大理評事知清川縣徙彰明遷著作佐郎端拱初為殿中丞  
獻所著文十篇古今類要三千卷召試中書以直史館賜緋  
時言事者衆詔閣門非涉僥望乃許受之繇是言路稍壅泌  
抗疏陳其不可且言邊鄙有事故民政未入狂夫之言聖人擇  
焉苟詰而拒之四聰之明將有所蔽引來其可者拒其不可  
者庶顛々之情得以上達復言國家圖書多失次序唐景龍  
中嘗分經史子集為四庫命薛稷沈佺期武平一馬懷素分  
掌望遵復故事遂令直館分典四部以泌知集庫改左正言  
使嶺南採訪淳化二年久旱復上言時政得失時王禹偁上  
言請自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  
接見將以杜私情詔從之泌上言曰伏覩明詔不許宰相樞  
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



說謂姚元崇曰外則踈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今陛下囊括宇宙總攬英豪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太宗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會脩正殿頗施采繪泌復上疏亟命代以丹堊且喜其忠蓋拜左司諫賜金紫錢三十萬一日得對便殿太宗稱其任且敢言泌奏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季益昌圖者朝疏諫而夕去位鑒於前代取亂宜矣太宗動色久之時羣臣升殿言事者既可其奏得專達於有司頗容巧妄泌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金穀送三司覆奏而行從之俄判三司鹽鐵勾院奉詔解送國學舉人黜落既多羣聚喧詬懷甍以伺泌由泌知之潛由他塗入史館數宿不敢出請對自陳太宗問何官駟導嚴肅鄰人畏避有以臺雜對者即授泌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元觀燈泌特預召自是



為例轉金部員外郎充鹽鐵副使項之魏羽為使即泌之外  
舅以親嫌改度支副使因郊祀條上軍士賞給之數太宗曰  
朕惜金帛止備賞賜爾泌因曰唐德宗朱泚之亂後莊宗馬  
射之禍皆賞軍不豐之所致今陛下薄於躬御優於賞賜實  
歷代之所難也俄與王沔同磨勘京朝官太宗攷、為治每  
御長春殿視事罷復即崇政殿臨決日昃未進御膳泌言請  
自今長春罷政既膳後御便坐不報俄知三班通進銀臺司  
出知湖州再遷主客郎中知虢州真宗初邊人屢寇泌上疏

曰臣竊惟聖心所切者欲天下朝夕太平爾雍熙末趙普錄  
唐姚崇太平十事以獻未幾普復相時稱致治之策無出於  
此尋普病又遼騎擾邊因循未行今北邊謐寧繼遷請命則  
可行於今日矣臣以為先朝未盡行者俟陛下爾陛下自臨  
大寶邊不加兵西北肅然民安歲登則太平之象復何遠哉  
至於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抑奔競求直言斯皆致太平  
之術又豈讓唐關元之治也議者或謂方今用兵異於開元  
且開元邊戎孔熾明皇率與之和至如漢高祖亦然此皆屈



已以寧天下豈以輕大國而競小忿乎請以近事言往歲討  
交趾王師一動南方幾搖先皇以為得之無用弃之實便及  
授官為藩屏則至今竄伏石晉之末耻講和契丹遂致天下  
橫流豈得為強或者有言敵所嗜者禽色所貪者財利餘無  
他智計先朝平晉之後若不舉兵臨之但與財帛則幽薊不  
日納土矣察此乃知其情古猶今也漢祖明皇所用之計正  
可以餌其心矣臣伏覩近詔以不逞之徒所陳述皆閭閻事  
臣聞古先哲王詢於芻蕘察於邇言者蓋慮視聽之蔽故採  
此以達物情亦罕行其事也先朝有侯莫陳利用陳廷山鄭  
昌嗣趙贊之徒喋利口賴先帝聖明尋剪除之然為患已  
深矣臣又聞輔時佐主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必倚老  
成之人至如成康刑措由任周召文景清靜不易蕭曹明皇  
太皇亦資姚宋夫精練國政酌斟王度未聞市井之胥走塵  
之吏可當其任也惟陛下察往古用賢致治之道則賢者亦  
必盡忠竭力以輔成太平之治矣咸平二年徙知同州代還  
知鼓司登聞院五年與陳恕同知貢舉復知通進銀臺司加



刑部出為兩浙運使近制文武官告老皆遷秩命錄授朝官  
並給半俸泌言請自今七十以上求退者許致仕因疾及歷  
任犯贓者聽從便詔可徙知福州代還民懷其愛刻石以紀  
去思轉兵部郎中復知審官院直昭文館知荆南府改襄州  
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六  
十三泌性端直然好方外之學疾革端坐死帝聞而嘆異遣  
使臨問恤賜錄其子為太常寺奉禮郎銜將作監主簿衍為  
太子中舍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也始笄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里舍殺人  
遠近逃避姑疾篤侍奉不去盜至偪之侯號泣姑側曰寧死  
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篋在側發之皆金珠族  
婦以為已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願  
也後姑與夫俱亡子幼父母欲奪志侯曰兒以賤婦人得歸  
隱居賢者之門已幸矣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  
子雖餓死亦不顧

謝德權字士衡居福州父文節初仕王氏為侯官令後入南唐



為忠烈都虞侯饒州團練使以驍勇聞周世宗南征文節獨  
擐甲渡大江潛覘敵壘吳人號為鍊龍後守鄂州拒宋師戰  
沒德權初以父死事李煜置庄宅副使歸宋詣登聞檢院自  
薦補殿前承旨遷直陝西巡檢以勞就改右侍禁咸陽浮橋  
壞轉運使宋大初命德權規畫乃築土實岸聚石為倉周河  
中鍊牛之制纜以竹索繇是無患咸平二年宜州谿蠻叛命  
陳克叟往經度之德權具行以單騎入蠻境諭以朝旨衆咸  
聽命克叟以聞加閣門祗候廣韶連雄綿賀六州都巡檢使

代歸提點京城倉草場先是厝積多患地下隰德權累甃為  
臺以藉之遂無敗腐京城衢巷狹隘命德權廣之既受詔則  
先撤貴要邸舍羣議紛然有詔止之德權乃請曰臣已受命  
不可中止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各屋舍僦資耳非有他也土  
從之因條上衢巷廣袤及禁鼓昏曉之制會有兇人劉曄僧  
澄雅訟執政與許州氏陰構西夏為叛者詔溫仲舒謝泌鞠  
問令德權監之既而按驗無狀翌日對便殿具奏其妄泌獨  
曰追攝大臣獄狀乃具德權曰泌欲除大臣耶若使大臣無



罪受辱則人君何以使臣臣下何以事君仲舒曰德權所奏甚善上乃可之六年命城新樂縣遷供奉官又命浚北平砦濠葺蒲陰城一日遽乘傳詣闕求對且言邊民多挾族入城居止前歲契丹入塞傳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為今歲契丹必寇內地今邊兵聚屯一處尤非便利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壘濶遠請急詔戍之仍葺澶州城北治德清軍城塹以為豫備臣竇憲蒲陰王作未訖寇必暴至上慰遣之既而契丹果圍蒲及聞有詔脩治北

行宮德權又驛奏請車駕毋渡河及至澶州德權單馬間道赴行在未幾遷內殿崇班提轄三司衙司德權為設條制均其差使有大將隸內侍主藏內侍為奏留規免頓重之後德權攜奏向上極言佻倖上稱其有守又命提總京城四排岸領護汴河兼督輦運前是歲役浚河三十萬而王者因循隄防不固但挑沙擁岸趾或河流汎濫即中流復填淤矣德權須以沙盡至土為限弃沙隄外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又為大錐以試築隄之虛實或引錐可入者即坐所轄官吏



多被遣免者植樹數十萬以固岸建議廢京師鑄錢監徙西  
密於河陰大省勞費改崇儀副使兼領東西八作司先時每  
營造患工少至終歲不成德權按其役皆剋日而就大中祥  
符元年議東封命與劉承珪戚綸同計度發運遷供備庫使  
預脩玉清昭應宮時累徙民舍以廣宮地劉承珪議掘地及  
丈加築以壯基址德權患其勞役過甚日與忿爭不能奪遂  
求罷復領京城倉草場導金水河自皇城西環太廟凡十餘  
里三年出知泗州占謝日自陳臣久領京務頗慮中外觀聽  
謂臣負譴外遷願稍進其秩詔改西染院使遣之至任踰月  
卒年五十八以其子平為定遠主簿德權清苦幹事好興工  
利多兩經畫見官吏徇私者必面斥之所至整肅

謝麟字應之太傅安十七世孫居建州甌寧縣登第調會昌令  
民被酒夜與仇鬪既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  
所親利其財一訊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為患隄不可  
禦麟壘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通判辰州章惇使  
湖湘拓沅州薦麟為守由太常博士改西上閣門副使徭賦



犯辰谿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寧詔使經制宜州獠降其種落  
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洞民千四百室得鎧甲二萬德賜甚渥  
加果州刺史知荆南涇邠二州元祐初復以朝議大夫直秘  
閣知潭州加直龍圖閣歷徙江寧鳳翔府渭桂二州融江有  
夷警將吏議致討麟以計平之戍兵後北來不能水土麟部  
土人使極南而北兵止屯近郡賴以全者甚衆卒于官

謝翱字伯翰太傅安之裔孫宋天禧元年進士官至工部侍郎  
謝翔字元翀翱之弟也宋天聖中通判西都後為翰林知制誥

謝卿才字邦用翱之孫也元祐二年擢直秘閣兼福建轉運使  
謝絳字希深安石十九世孫曾祖懿文為杭州鹽官縣令其富

陽遂家焉父濤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為梓州府鹽院判官李  
順及成都攻陷州縣濤嘗畫守禦之計賊平以功遷觀察推  
官權知華陽縣亂亡之後田廬荒廢詔有能占田而倍入租  
者與之於是腴田悉為豪右所占流民至無所歸濤收詔書  
悉以田還主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興國軍還以治行名對  
長春殿命試學士院會契丹入寇真宗議親征時曹濮多盜



而契丹聲言趨齊鄆以濤知曹州屬縣賦稅多輸睢陽助兵食是歲霖潦百姓苦於轉送濤悉畱不遣奏曰江淮漕運日過睢陽可取以餉軍願留曹賦繇廣濟河以饋京師轉運使論以為不可詔從濤奏嘗使蜀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疑以為多濤曰有罪願連坐之奉使舉官連坐自濤始久之用馮拯薦復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遂兼侍御史知雜事真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者司請悉壞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濤言先帝車駕封祀儀物太備猶不聞有祈殿

撤且遺詔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進直昭文館累官至大子以容絳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中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累數千言天禧中上疏謂宋當以土德王天下時大理寺丞董行父請用天為統以金為德詔兩制議皆言用土德則當越唐上承於隋用金德則當越五代紹唐而太祖實受終周室豈可弗遵傳繼之庶絳行父議皆黜不用楊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秘閣校理同判



太常禮院丁母憂服除仁宗即位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  
故事議宣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咸坐帝請以真宗配之翰  
林學士承旨李維以為不可尋出通判常州天聖中天下水  
旱蝗起河決滑州絳上疏辭理切直仁宗嘉納之會修國史

成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時濤官西京且老矣因請便  
養通判河南府又論唐室麗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  
內太宗皇帝肇修三館更立秘閣于昇龍門左親為飛白書  
額作贊刻石閣下景德中國書浸廣真宗皇帝益以內帑四

庫二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遞宿廟內者有不時之召人  
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由此其選也  
往者遭遘延燔未遑中葺或引兩省故事別建外館直舍卑  
啗民櫛叢接太官衛尉供餼滋削虧體傷風莫茲為甚陛下  
未嘗紆翠華降玉趾寥々冊府不聞車馬之音曠有日矣議  
者以謂慕道不篤於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  
循相尚不自激策文稚漸弊竊為聖朝惜之願闢內館以恢  
景德之制詔可絳雖在外猶數論事會郭后廢絳詩白陳華



引申后褒姒事以諷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兵部  
員外郎初詔罷織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既而  
內人賜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作製玳瑁器縵龜筒於市龜  
筒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索不已絳皆論罷之又言號令數  
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  
於不一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候後施行因進聖  
治箴五篇以父憂去服除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太常禮  
院吏部擬官舊規職由有無不問多寡以是不均絳為覈其  
實以多寡為差其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初改判  
禮院為知禮儀事自絳建請使契丹還請知鄧州距州百二  
十里美陽堰引湍溉公田水來遠而少利不及民濱堰築新  
土為防俗謂之墩者大小又十數歲數壞輒調民增築奸人  
蓄新茨以時其急往往盜決堰墩百姓苦之絳按召信臣六  
門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鉗廬坡溉田至三萬頃請復脩  
今可罷州人歲役以水與民未就而卒年四十六至今祀杭  
鄉賢祠絳以文學知名一時為人脩潔蘊藉所至大興學舍



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脩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喜賓客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溫景平景回景平好學著詩書傳說數十篇終秘書丞景回早卒

謝景溫字師直中進士第嘗為會稽令時兄景初為餘姚令王介甫知鄞韓玉汝知錢塘皆賢良咸視此四公為法通判汝莫二州江東轉運判官興宣城百丈圩議者以為罪降通判知漣水軍神宗初知諫院邵亢直其前事徙真州提點江西刑獄歷京西淮南轉運使出知鄧州踰年進陝西都轉運使以不奉司農約束改知鄧襄澶三州加直龍圖閣判將作監轉右諫議大夫知澶州章惇開五溪景溫協力拓築論功進官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知洪州應天守瀛州元祐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未滿歲御史中丞劉摯言其非撥煩吏再歷永興軍時章惇為相景溫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并西夏人偃蹇終不順命宜罷分畫以馬迹所至為境惇用其說徙知河陽卒年七十七



謝文瓘字聖藻居河南陳州晉太傅安之裔也中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宋元豐中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錮民受其虐掎克聚斂不勝多門其不急之征非理之取宜罷減之大臣以為訕朝廷議置之罪神宗曰彼謂奉法者非其人耳匪訕也哲宗時御史中丞黃履薦為主簿三年不詣執政府召對除秘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紹聖末都水使者議建廣武四掃石岸朝廷命先治岸數十步以驗其可否黃流湍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申

前說愈力文瓘條別利害罷其役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詔脩神宗寶訓文瓘請擇日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為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皆倣此遼主洪基殂使徃弔之令從者變服而入貶秩二等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吐元豐上疏及嘗詔呂公著書再謫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廼以為集英殿脩撰知濟州卒子貺宣和中為駕部員外郎知汝州欽宗時上



封事十篇論事切至使於金還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人犯汝州貺自襄陽領兵往援之戰死

謝良佐字顯道其先自會稽移居上蔡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元豐三年焦蹈榜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良佐記陶談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顯有泚與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及語錄行於世白雲山上蔡及應城俱有書院焉謚文肅仲子克念居台

謝達字明遠居錢唐之安谿晉太傅安之裔孫也業儒屢游場屋不偶即隱居林壑惟以詩書自娛輕財好施憫困窮恤災患素志未遂鬱鬱而殞故英靈至今不泯載臨安志圖經甚悉建炎初金人犯京師鄉民徬徨一旦忽聞空中有金鼓聲見龍舟自上而下旌旗燁耀其中顯著明遠神像地方賴以無虞時虎狼盛行傷人甚衆惟本境不入庚子歲元旦忽預



示于鄉民曰今歲當大旱宜于祠傍按方掘井四坎泉源可  
以灌田至夏秋果旱一鄉是賴遂有秋矣咸淳七年封廣應  
侯立祠賜額曰靈惠三子益仲季孫四紀綱統緒皆正直為  
神緒即呂梁金龍四大王行居四金龍其山名也因封焉顯  
靈特著漕運商旅皆賴其陰祐焉

謝緒明遠之孫也稟性剛毅正直立志不凡憫宋祚將移業儒  
不仕建望雲亭於祖塋金龍山之頂而隱焉蓋望白雲於東  
山之意也詩云東山渺々白雲低丹鳳何時下紫泥翹首夕

陽連舊眺謾看黃菊滿新谿宦閒庭砌人稀迹苔護松陰山  
徑迷野老更疑天路近蒼生猶自望雲霓亭之舊趾猶存咸  
淳七年兩浙大饑居民苦甚緒乃悉散家財溥濟之是以下  
墟灣之鄉衆賴無恙甲戌秋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溢臨  
安餘杭溺死者無算若谿居民徬徨緒會衆涕泣曰天目乃  
臨安之主山宋其危矣無何宋亡次居北去嘆曰生不能圖  
報於朝廷耻食元祿即草一詩云立志平夷尚未酬莫言心  
事付東流淪胥天下誰能救一死千年恨不休湘水不沉忠



義氣淮淝自愧破秦謀若谿北去通古塞流此丹心滅  
書訖赴水死時水勢洶高丈餘若有怒氣狀人咸異之衆乃  
立像祀於其祖靈惠廟附葬於金龍山之麓是後預夢於  
鄉人曰予宋謝緒也惡元亂歿身飲恨九泉者百餘年今幸  
有主矣越數日黃河當為之北流此響應之驗也汝等可往  
歸

新天子明年春

新天子當有呂梁之戰吾其助之丙午春二月黃河果北徙九

月

明太祖取杭州丁未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驍將左丞李貳  
來寇兵駐子陵村時傅友德守徐州及戰生擒李貳 衆大  
潰溺死者無算實緒陰助之功也元終

上議海運不便而復修漕運斯神之顯特著于呂梁衆建廟  
于其上凡官民舟楫往來者皆賴其陰祐故至今稱之曰金  
龍四大王焉

謝闡太傅安二十一世孫同知台州 事遂居臨海門之下渡



贈秦國公葬在城南山今天竺篁垣也

謝儼閻之子贈福國公娶柯氏贈楚國夫人合葬本縣西茶院  
謝詵儼之子贈太師齊國公娶解氏贈齊國夫人合葬西茶院  
謝景之詵之子贈太師秦國公累贈魯王娶胡氏贈魯國夫人  
合葬浮岡壘

謝潤甫深甫兄也與弟俱習進士業官至中散大夫葬廣化壘  
謝深甫字子肅晉太傅安二十五世孫其祖造嘗官台州遂居  
臨海焉少穎悟立志為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餅水加足

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為重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  
門善訓迪之母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  
調嵯縣尉歲飢有死道傍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於某家  
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  
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深甫  
有廊廟才調昆山丞為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  
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其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  
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處州青田縣侍



御史葛邲監察御史顏師魯禮部侍郎王藺交薦之孝宗召見深甫言今日人材朽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然或隣於好誇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隣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隣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趨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為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植勿使沮傷上嘉納

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領之紹熙改元除右正言遷禮部郎兼給事中知閣門事韓侂胄破格轉遥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人主以爵祿磨厲天下之士當可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下之僥倖尤可畏而不可易今侂胄慕越五官而轉遥郡僥倖一啓攀援踵至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進士俞古應詔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其人雖不足道所惜者朝廷事體耳右司



諫鄧駟論近習左遷深甫請還駟謂不可以近習故罪諫官  
為清朝累二年知臨安府是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乃謂  
曰京兆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為政得寬猛之中進兼吏  
部侍郎兼增定勅令官四年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乎  
內祠深甫固執不可姜特立復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  
張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寢每朝廷燕私左右  
有希恩寵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禮官議祕僖祖侍  
講朱熹以為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熹考訂有  
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參  
知政事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讓建節深  
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讓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  
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公光宗山陵為總護使還拜少  
保力辭改封魯國公嘉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為  
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召坐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  
及金幣以賜有余嘉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偽學且指蔡元定  
為偽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



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詰蟻蝨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  
與奏知行遣以厲其餘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深  
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進書迄  
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  
殞於居第遂薨後孫女為理宗后進封信王易封衛魯謚惠  
正贈太傅葬五十八都環翠山

謝榘伯潤甫之子官至朝請大夫知常德府提舉五州兵馬公  
事贈通奉大夫子奕熹迪功郎奕勳通直郎奕烈將仕郎奕

燾朝請大夫秘閣修撰臨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葬樓石

謝采伯字元若深甫之長子嘉泰二年進士官至保康軍承宣

使提舉神祐觀除節度使贈太傅魏國公謚文靖子奕脩寶

謨閣直學士臨海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奕楹朝請郎奕恭

朝奉郎奕容朝請郎奕信朝奉郎奕明武翼郎奕進訓武郎

謝渠伯字元石深甫第二子以蔭補官至朝奉大夫通澧州主

管建昌府仙都觀累贈太師追封魏王謚恭簡女諱道清為

理宗后生而鰥黑鬢一目渠伯早卒家產益破后躬親汲飭



理宗即位議立中宮初楊太后德深甫援立功欲選謝女適  
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為后妃之祥乃供送后就道后  
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目醫盡去時賈涉女有殊色同  
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楊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  
正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遂定  
既立賈貴妃閻貴妃互相專寵后處之裕如太后賢之而帝  
禮遇益厚享年七十四無子時宗祚將移詔子孫分處別地  
焉子二人奕昌奕禮勅葬于西茶院祖誥之昭

謝渠伯字元常深甫第三子嘉泰二年准立朝請大夫通判草  
州 贈光祿大夫子奕巽朝請大夫奕謙宣義

郎奕良儒林郎奕晉將仕郎

謝彙伯字元吉深甫第四子官至朝請大夫通判泉州無內外  
宗正丞贈光祿大夫子奕中朝請大夫奕正官誥院

謝奕昌國史名奕渠伯長子官至少師保康軍節度使提舉萬  
壽觀累贈太師封魏王謚莊憲葬錢塘縣履泰鄉范村

謝奕禮渠伯第二子官至少保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秦國公贈少師謚恭安追封潤王

謝堂奕昌長子官至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尚榮郡公王  
謝真奕昌第二子官至承信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太尉開府  
儀同三司謚恭惠

謝陞奕昌第三子官至保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太尉開府  
儀同三司謚恭敏

謝厘奕昌第四子檢校少保保寧軍節度使兩浙處置使

謝觀老字國賓惠正公六世孫也以懷德茂才授海門縣簿宋  
祚將移奉謝太后手詔自臨海袞繡里避居天台縣之榷朱  
配張氏子四人啓一啓二啓三啓四享年七十五合葬五里  
牌洞橋伏虎山



謝基奕昌第五子官至朝奉郎直煥章閣

謝務奕昌第六子中

謝奕昌第八子官至建康節度使

謝在鑑字微道深甫一孫咸淳七年進士授從政郎無為軍學教授

謝介孫真六子官承事郎子長一長二宋末長二徙居餘姚之

東山鄉

謝晟孫字唐卿號退樂開府墜之子承事郎直秘閣宋末居杭



州子六人葉老池沆泌汝浩沆為昇孫後泌為曇孫後

謝諤字昌國安二十六世孫自會稽移居臨江軍新喻縣幼敏  
慧日記千言為文立成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陝州夷  
陵縣三簿未上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諤攝尉條二十策大  
要使其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解散金渝盟諸軍往來  
境上選行縣事有治辦聲改吉州錄事參軍因死者舊瘞以  
軼往々暴骨諤白郡取船官卒財以棺斂之邵氏陳氏僮竊  
其篋以逃有匿之者陳於官詞過其濟之為匿僮者所誣劾  
葉茂良怒欲坐以罪諤為書白茂良陳氏獲免良亦以是知  
之歲大侵飢民萬餘求廩官吏罔措諤植五色旗分部給糶  
頃利而定知袁州分宜縣縣積負於郡數十萬歲常賦外又  
征緡錢二萬餘諤乃疏其弊於諸監司請免之以毋憂去尋  
丁父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擢監  
察御史奏減袁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椿錢諤里居時創義役  
法編為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為便遷侍御  
史再遷左諫議大夫兼侍講尚書言於上曰書治道之本故



觀經者當以書為本上曰朕最喜伊尹傳說所學得事君之道諤曰伊傅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因論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諭諤曰機會雖不可失舉事亦不可輕上嘗問曰聞卿與郭雍游雍學問甚好豈曾見程頤乎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蓋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為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長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舉太平興國宮而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諤為文倣歐陽曾鞏初居縣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艮齋人稱艮齋先生周必大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謂艮齋者邪朕見其程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謝方叔字德方居威州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疏奏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略以需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悅差知衡州除宗正少卿又除太常少卿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時劉漢弼杜範徐元杰相繼死方叔言



元杰之死陛下既為命官鞠獄立賞捕姦罪人未得忠怨未伸陛下苟不始終主持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為國矣遷殿中侍御史進對言操存本於方寸治亂係於天下人主宅於法宮蠖護之邃朝夕親近者左右近習承意伺旨之徒往往規上之所好不過保恩寵希貨利而已而冥冥之中或有游揚之說潛伏而莫之覺防微杜漸實以是心王之又言今日為兩淮謀者有五一日明間謀二曰修馬政三曰營山水若四曰經理近城之方田五曰加重遏絕游騎及救奪擄掠之賞罰請行限田請錄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謨詔皆從之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升兼侍講正授刑部侍郎權國史編脩實錄檢討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知政事淳祐九年拜參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惠國公晚困於權臣尋致仕八年卒特贈少師

謝枋得字君直居信州弋陽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



躍奮起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鶩鶴摩霄不可籠執寶祐  
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  
及奏名一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  
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會宣撫吳潛辟幹辦公事團結  
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傳二社諸夫  
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  
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為問自言兵  
必至國必亡潛使陸景思銜之上其藁於似道坐居鄉不法  
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訛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  
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暨  
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  
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為之鎮撫使  
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  
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  
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  
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



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蹄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壘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耒卜者惟取米獲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國三遂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不起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雷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々無所究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直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



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母深入待還歲幣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宴然上書乞歛兵從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為急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趙益邇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好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為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雷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恩為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



子趨進抱父屍而死

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  
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  
為戶以枋得豪傑恐有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  
二子匿貴谿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  
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  
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  
没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左右曰雖没入將不失為  
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輩生  
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繫獄中死枋得  
母桂氏尤賢違自枋得逋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焚無一  
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焚也人稱為賢母云

謝克家字任伯寓臨海靈運十八世孫祖誥父良弼俱登進士  
克家登紹聖四年進士終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爵陽夏縣  
開國子贈少師弟克明官至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贈朝奉  
大夫姪傑浙西安撫司參議官子伋字景思官至太常少卿



知處州紹興初侍父寓黃巖自號藥寮居士有文集葉侍郎  
適為之序孫真字古民淳熙十一年進士終奉議郎通判嘉  
興府以克家為曾祖焉

謝升俊字成彥寓臨海政和八年進士終朝請大夫知徐州子

今上然見淳熙四年科名卓然知南雄府  
嫌名

謝廓然字開之升俊之子兩遇鄉書以父恩潭補官歷通判鄂  
州終刑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進同知兼權叅知  
政事薨于位子周卿歷屯田郎官復以中散大夫提舉鴻禧  
觀長孫復知德慶府

謝脩字子長寓臨海歷太常寺主簿秘書郎終太宗正丞兼石  
部郎官臨興元年進士

謝侗字子侗  
脩之弟歷軍器監主簿終知建康軍惠正  
公同榜進士

謝敷經字子暢寓臨海乾道八年進士終從事郎

謝鄆字應之敷經之子嘉定十三年進士

謝自然華陽人幼而入道一日徑浮海尋蓬萊遇道士謂曰蓬



萊隔弱水三十萬里天台山司馬子微身居赤城者在丹臺  
此良師也遂面詣子微受法後白日仙去事見續仙傳

謝林字文林舉鄉薦官至太常左丞子二波濤濤居餘姚波居

會稽

謝樞字用之號石川文靖公三十一世孫居臨海縣之長石登

南宋紹興



王會龍榜進士任臨江府推率於官

謝宜字廷珪號雪澗樞六世孫由貢士終山西汾州知州子五

人墳塚睿錄

謝睿字邦達號西峰宜之子登正統壬戌劉儼榜進士初授中

書舍人改授南京戶科給事中卒於官子二人豪匡







